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天高云淡，枫叶含丹。在这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华诞的金色时节，站在壶口瀑布的山崖上，你才能真实感受、切身体验黄河昂扬雄浑的气势、奋发激越的力量、不屈不挠的精神，这正是我们炎黄子孙“民族魂”的时空演绎、物化展示和人文形态。1938年9月，正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著名诗人光未然在这里临河观

壶口抒怀

王琪森

邂逅的壶口瀑布，不仅是中国第二大瀑布，而且也是世界上唯一的金黄色瀑布。位于陕晋大峡谷的中间，西临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壶口乡，东濒山西省临汾市吉县壶口镇，集大黄河峡谷、黄土高坡、古窟洞为一体，凝聚了丰富深厚的史绪文脉及壮美多姿的自然景观。

我们是从延安壶口乡进入黄河壶口瀑布国家地质公园的，只见壶口两岸高山对峙、河谷夹岸，那深褐色的山岩，那刀劈式的折叠山貌，如史书般藏魂隐魄，镌刻着我们民族曾经的沧桑记忆和风云际会。此时，阵阵轰鸣，滚滚涛声，已在耳畔响起。山呼谷啸，震天撼地，犹如雷霆万钧。当我们站在壶口瀑布的山崖边时，那种

被誉为“江南明珠”之称的天目湖，有着3000平方公里的生态保护区，青山环绕，山水相依，风光旖旎。这里竹林密布，环境优雅，空气清新，鸟语花香，沁人心脾。

近年来，多次去过天目湖，但随着季节的不同，每次都有着不同的感受，尤其是夏季。清晨，天目湖在朝霞的呼唤中睁开了多情的眼睛，闪烁着金色的灵性，清新怡人。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闻着山野花香的气息，来到太公山，走上103级台阶，在绿荫深处登平台，听着舒缓的迎宾曲，注视着姜太公钓鱼台遗址，那种采奕奕的姜太公垂钓的姿态，真有飘飘欲仙之感。人们在高大的姜太公紫铜塑像前祈福，周围的树枝上挂满了红红的平安符，一阵风吹来，它们飘荡在枝端，宛如开满红红红火的“仙花”、“佛花”、“榴花”。

山水滋润天目湖

郭树清

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天目湖在青山掩映下，烟波浩渺，透莹清澈，山碧湖翠，倒映其中，秀美神奇。太阳高悬，闪着灼人眼目的光辉，天蓝的如莹莹的丝绸，轻柔地笼罩在湖面上，让人顿感静谧清凉。天目湖是鸟的乐园，眼下正值鹭鸟繁殖季节，湖面上空成群的白鹭展示着优雅的身姿自由翱翔，湖中的水鸟翩跹于碧水之上，畅游嬉戏，成为景区一道特有的风景。

漫步在南山竹海，山峦滴翠，郁郁葱葱，绿荫底下，山泉淙淙，山路旁野花盛开，蝶飞鸟鸣，令人深感山野的恬淡。放眼望去，景区内峰、峦、岭连绵起伏，满目苍翠茂密的竹海风光一览无余。延绵的翠竹亭亭玉立，随山势起伏，蔚为壮观，好似波涛翻滚，绵流不绝。清风吹拂，薄雾青纱般舒缓，飘散聚合，海市蜃楼般迷离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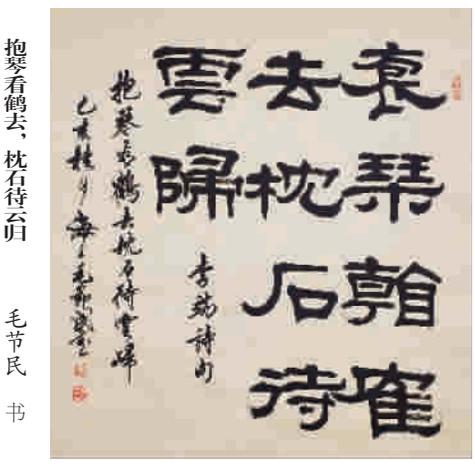
登上野趣横生，自然生态和谐的龙兴岛，欣赏活体蝴蝶馆，探寻蝴蝶的奥秘，望着五彩斑斓，翩翩起舞的蝶影，使人宛若置身仙境，兴奋不已；经年累月流淌的白龙瀑布水花四溅，水气缭绕，在阳光的照射下，五颜六色，光彩夺目；还有那掩映于茂林山溪间猎人的山棚，给人以原始而朴实生命体验。

夕阳西下，日光斜照，山山水水映

衬着蓝天白云被晚霞点染，紫光微微，清风徐来，如在画里，如在诗情中。晚霞渐渐逝去，一轮清晖从山水间缓缓升起，波光潋滟的天目湖笼罩在了一层薄雾里，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瑰丽图画，令人叹为观止。

华灯初上，我们在当地的宾馆品尝了天目湖的特色菜肴，砂锅鱼头、清蒸鲜鱼、清煮鲜虾、湖鲜螺蛳、笋干烧肉、乌骨鸡、鸡米饭……热气腾腾，喷香扑鼻，令人回味无穷。

天目湖，大自然留下的杰作，是丰沛甘美的山水养育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在这如画风景里，静静地品味，细细地感受，身心在山水间沉醉，精神在旅途中愉悦，养身养心，自在……



毛节民书

“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阔景象，那种“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豪迈气度，令人惊心动魄。可以想象黄河一路浩荡穿行流至壶口时，宽约400多米的河床，突然变成收缩到仅四十多米宽、落差近50米的水流，其形态如巨壶收口，一下子沸腾起来，咆哮怒吼，排山倒海，因而冠名壶口瀑布。

在崖口近距离观瀑，尽管那无数飞溅的水珠打湿了人们的衣衫，留下了点点黄色的水花，但大家还是那么高兴地欢呼，这可是我们民族母亲河的亲物留念呵。那铺天盖地的河水，如巨龙鼓浪，如万马奔腾，从高崖倾泻而下。吞云吐雾，水花飞舞，烟雾弥漫，真是“收来一壶水，放出半天云”。那呼啸而来的黄色波涛，含有大量的泥浆，因而使河水极富厚重的质感。特别是在陕北高原纯净的秋阳映照下，折射出鎏金般的璀璨光泽，显得那么壮丽而辉煌。随后在水光的映照下，幻化放射出道道彩虹，五色斑斓而空灵绚丽，犹如仙桥飞架，又似长鲸吐虹。由此形成了黄河壶口的著名十景：彩虹飞渡、天河悬流、黄河惊雷、壶底生烟、孟门日夜、卧镇狂流、冰瀑银川、石窝宝镜、旱地行船、十里龙槽。



我曾游览过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我觉得它是浩瀚而广域的水量、宽阔而宏大的瀑面名列世界第一。要说到瀑布的狂野不羁、澎湃汹涌，那是不如振聋发聩的壶口瀑布的。我也曾到过过我们中国的黄果树瀑布，尽管它是在中国名列第一，但它是水势晶莹丰沛、瀑面如镜明净而为人称道，但要论到瀑布的气势磅礴，恣肆激越，还是逊色于壶口瀑布的。壶口瀑布的强悍雄劲、跌宕奇崛，如猛虎出笼，似鹰击长空，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和心灵上的震撼。陕北延安的儿女，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都从这里吸取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顽强的进取意志。

黄河之水从壶口形成瀑布奔涌而下后，以每秒数千立方米的巨大水量，冲刷而成了一条“十里龙槽”。龙槽中的黄河之水，涛鸣浪急，像一条浮游奔腾的黄龙，向着东方一路高歌、砥砺前行。此刻，在壶口的一个高坡上，响起了节奏明快，铿锵粗犷的安塞锣鼓，随后是一声直冲云霄的唢呐声，引出了一位陕北民歌手豪放高亢的信天游“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伴着黄河的浪鸣涛吼，在天地间组成了一首壮丽七十年、奋斗新时代的豪迈乐章。



天雅小楼随笔

鲍晓峰弟来电，说我为他写的对联，把“星辰”写成了“星晨”，有人说是错误的。放下电话，想想是错了，立马重写了一副，用国际快递从大阪寄去浙江浦江。

仔细想想，好像古书里看到过“星辰”的，而且这一副对联，我是抄了吴让之的原文，他写的是小篆，我则以行书成之。找来找去，吴让之的对联的图片找到了——名高北斗星震上，诗在千山烟雨中。

查了查《说文解字》（我国最早的权威字典），有“辰”也有“震”，但并未说明相通，仅在“震”下注明“或省作震”。又检阅了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史恩编的《说文易检》和日本的《篆刻字林》等书。终于明白了。“星辰”，原先是“星晨”。古文中，在星辰这一意义上，“晨”和“辰”相通。“晨”最早写作“震”。所以“星辰”、“星晨”、“星震”是一样的。

但是，在一般的用法上，在文言文里，还是“星辰”为妥，大家都习惯了。歌手嗲兮兮地唱着“昨夜星辰……”字幕打出“星辰”观众都会以为打错了的。当然，在书法篆刻的领域里，作“星晨”，毫无疑问是没有问题的。

段玉裁是清代人，公认的研究《说文解字》的权威。在那个时代，研究小学（文字学）的，大有成就的，所在多有。有学者说，因为清初的文字狱，造成了学人都投向故纸堆，去研究古文字，与朝政绝缘。所以有清一代，文字学达到历史的高峰。不但涌现了许多文字学家，也造就了许多擅长篆书的书法家。

友人委我篆刻姓名印时，常会遇到尴尬处。因为有许多字，古代的写法与现代不同。有的甚至根本没有，要去找代用者。

现代人常用的“辉”，古篆作“暉”或“輝”；“斌”古篆作“份”；“杨”古篆作“杨”；“洲”当作“州”……



说到人情泪欲流

倘依照古篆成印，那末，在法律意义上，这不是你的信物。因此，遇到这类文字，我一律造一个新篆字，不遵古律。“张辉”就是“张辉”；“李斌”就是“李斌”。

当然，如果在闲章里遇到这些字，应从古律，用本字。可惜，也会遇到尴尬——我刻过《说到人情泪欲流》，要命的，“泪（淚）”的本字是“涕”，如果刻作《说到人情涕欲流》，小朋友都会大笑。我只好自说自话刻作“淚”。

二十多年未见的杨晓珍妹赏饭，且挑了很有诗意的国泰电影院的楼上。从前她精瘦精瘦的，现在略见丰腴。比从前更具明星相，依然风采熠熠。她是朱逢博大师的传薪者；主唱过

《白毛女》。那时，颜值高，歌声美，台风靚。唉！一个遥远的故事。

上一次见面，是在她移居香港以后，我途经香港回内地。我记得还问过她练不练身段，她在唱白毛女前，是京剧院的演员，做功唱功俱为一流，是有名的后起之秀。

说起她改行当独唱演员，也真是因缘际会，一段巧合。当年逢博老师主唱白毛女，想设一个B角，而在本剧组里一时找觅不着。有人推荐说京剧院一个小姑娘唱极出色，便把晓珍妹找来试唱。逢博老师大为满意，立即把她调到了上海芭蕾舞团《白毛女》剧组。

那时，《白毛女》剧组是样板团，调人当然畅通无阻。

我们是老邻居。她虽然没有学过篆刻，却也常去看望钱君匋老师。和我一样，都叫钱家伯伯的。在晓珍妹眼里，钱家伯伯是一位有趣的老人。她说，有一次，她见钱家伯伯和钱家妈妈在吵架。原因是要去参加别人的婚宴，需要一个红封袋。钱家伯伯把礼金装入白信封，又用红颜料把信封涂成红色，结果钱家妈妈变成了红手掌，大不高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像现在的烟纸店里都有红封袋，随便走走，就能买到。

日记一束

陈茗屋

其瑞宗兄打电话给我，说读了《夜光杯》上的《张颂华》，感慨不已。又深自忏悔，说当年把张颂华的印章删掉很不应该。

我已完全忘记有张颂华那回事。一九八五年，上海书店打算出版《陈茗屋印存》时，其瑞宗兄是责任编辑，他和叶青兄在审稿时，曾删去了一些印章。他说他删去了《张颂华》。而我印象至为深刻的是，他们坚决主张删去《张爱玲》三字姓名印，还说这种写小说的女人没必要放在印谱里。其实，他们误会了。这个张爱玲是我当时工作的十二中学的毕业生，许多届的羽毛球世界冠军。好像是一九八四年，她是团市委表彰的青年突击手，一共有好几位。团市委委我刻印作为奖品颁赠给他们。和那位伟大的张爱玲风马牛不相及。

《陈茗屋印存》是一九八八年底印成的，我已去了日本。记得还得到了八百几十元几毛的高稿费。当时，我是停薪留职，而学校又正在准备茅丽英烈士塑像。她是十二中学的前身启秀女中的职员，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我把这笔稿费捐赠学校，塑建了烈士的半身像。

现在，十二中学已不复存在，校舍给了启秀实验中学。半年前，现任领导嘱我书写了“百年启秀”的匾额，悬挂在纪念堂门口。我去参加了揭幕仪式，瞻仰了已被移到东墙边的茅丽英烈士像。当初，是矗立在校门口的。

公牛，也有母牛，可我还是听出来，喀什的牛，即便是闹夜的孩子，都会发出成熟男子的叫唤声，它们都愿意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沉得住气的、淡定的，甚而，大智若愚的——男人。

这么想想，就会笑出来，躺在被窝里笑。半夜三更，听着牛叫声，猜测着，酒店后窗外大片伏地的土坯房子里，住着不少牛吧？也许，很多很多。

去帕米尔高原的路上，白沙湖边，柯尔克孜族人家敞开大门欢迎途经的客人。崭新的黄色房子，崭新的地毯，让人舍不得穿着鞋子进去。脱鞋，光脚踩在紫红花纹地毯上，凉凉的，干干净净的。请坐，请坐，女主人用生硬的汉语招呼，然后，我们就坐在了他们家的地炕上。

女主人端来自家的大盆酸奶子，大块烤馕，还有一只绿

皮黑纹大西瓜。我们没有说要在他们家吃饭，我们就是借他们家的屋子坐一坐，吃个自带的馕，喝一口自带的茶水。

柯尔克孜小男孩站在我们面前，看我们吃饭，他的身后，整面白墙上，一张五寸彩照，占据极小的一块。集体照，四排男孩和女孩，身后是粉红墙的教学楼。

“这是哥哥的学校，毕业照。”他指着其中一个圆脸白皮肤少年说。小男孩转身溜出去，一分钟，牵引着一个圆脸红皮肤少年进屋子：就是他，哥哥！

哥哥笑盈盈，低下了头。哥哥在援建的学校里拍了小学毕业照，哥哥住读在学校的时候是白皮肤，回家过暑假，变成了红皮肤，白沙湖的风吹红的吧？

哥哥带着我们看他们家的卧室：进去吧进去吧不用脱鞋，他客气地说：以前我们住在老房子，政府建了新房子，我们搬到了这里。他指着五颜六色几乎堆到屋顶的被褥说：这是被子，这是枕头，我们睡在这里，奶奶有自己的屋子，在那里，少年指着一个单独的卧室说。

奶奶探出头来笑，奶奶坐在床沿上，奶奶的屋子里燃着火炉。

我们吃了他们家的西瓜和酸奶子，我们必须付钱。柯尔克孜族少年一看见钱，身躯直往后缩，执拗着不肯收，红脸蛋更红了。

我们要继续赶路了，七月夏季，在通往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边，柯尔克孜族少年的红

脸蛋有些皴裂，他站在家门口，和我们挥手告别，他的身旁，站着他小小的弟弟。

下坡时，听见一声牛叫：哞——是悠长的男高音，带一点点浪漫色彩，却并不浮夸，而是，持重与深情的。回头看，却并未见到牛，只有柯尔克孜族少年和他的弟弟，挥着手还没放下。我猜测，也许那是一头年轻的牛吧，也许它住在某一栋崭新的黄色房子里，也许，是柯尔克孜族少年和他的弟弟养的吧？

可真是的，喀什的牛，每一头都是一个男人，它们叫唤出的，就是成熟男子的声音。这么想着，我又忍不住笑了，笑笑，回过手，朝着越来越远的柯尔克孜少年和他的弟弟再一次挥了挥手。

每一头牛都是一个男人

薛舒

十日谈

到喀什去 责编：殷健灵

初到高原的人，可能会不适应。请看明日专栏。